

古镇桥湾

■吕大志(通川区)

桥湾位于达城西54公里的巴河北岸，因巴河在此绕弯，又传鲁班在此修建了伸向河心的半截引桥，故名“桥湾”。

从汉代建场到现在，桥湾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公元535年至1288年，曾先后于此置万州、万荣郡，南朝梁时改为永康县，隋改永穆县，宋改为永睦县，元初并入通川县(即达县)。

相传元朝并县时，“永睦”与“通川”争夺县址，其地势、风水、交通、名胜古迹不相上下。上方决定取两处“泥沙”以“比重”大小来衡量，由于“通川”官员在泥沙里参入铁砂，其“比重”大增而获得县址，结果将“永睦县”并入“通川”。

桥湾古镇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名胜不少。到解放时，还有“两街四官一园”。正街(公园街)长300多米，横街(兴隆街)长170多米，街道宽7米，街面店铺皆木质建造，雕檐画栋，精美整齐，隼永古朴；“禹王宫”在正街西头，宫殿大气，供奉大禹王菩萨等数十尊，解放后作为买卖粮食的“米市”。圣庙“大戏楼”，在正街东头北面，前有大戏场，庙内有大戏楼及正殿、厢房数十间，内场约30米长，20米宽，可容纳观众2000多人；解放前后都常在此演出川戏、京戏、文明戏等。桥湾中心校也设在此地。正街东头南有精美的“人民公园”，园内有桃、梅、李、芙蓉、海槿、牵牛、月季、鸡冠、菊花、茶花，园内南北有屏障，东西有绿地；前有“望江亭”，后有牌坊大门，中有茶亭、石亭、草亭，还有鱼池，内养各种金鱼数十种，左前还有猴园；解放后废园作为猪牛交易市场。兴隆街北头有同名全县的“文昌宫”，宫内有文圣孔夫子、武圣关公等大型塑像，还有刘备、诸葛亮、张飞、周昌等塑像，后殿有观音殿，端庄秀丽、慈祥善良的观音菩萨坐在莲台上。宫门口两边，一边供“城隍”，一边供“弥勒佛”。佛像两边有一幅春联：“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开口可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宫门外的围墙围着一个小广场，广场两边各有高达四丈的斗拱石柱一根，柱粗40多厘米，一人难抱；石柱上端一丈，用石柱衔接，每柱上有三个石斗十分壮观；宫门右侧还有两丈多高的“六盒塔”，可供燃烧香蜡纸钱及放鞭炮之用；当场之时，常在此小广场内唱风阳花鼓、看西洋镜、耍猴戏；过年过节时，在此耍龙灯狮子、天台子、踩高跷、杂戏等，十分热闹。解放后，“文昌宫”先后作为乡、区政府所在地。

1976年，大兴场到滴河场的公路穿桥湾街心而过，两边沿公路新建的街道有800多米，工、农、商、学，行行繁荣发达。桥湾是全县有名的“粮仓”，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花生等年年高产稳产，早涝保收，五谷丰登。经济作物繁多，有甘蔗、苕麻、棉花、油桐茶、产量丰富。果树有柑桔、猕猴桃、雪梨、栗板、李子、枇杷、柿子、柚子等，抬眼可见，价廉物美，既饱眼福，又饱口福。场郊有农机站、打米厂、面粉厂、酒厂、石窑等数十个。陈家岭大坪有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脱粒机等，组组户户皆见。水路巴河经过多次修整险滩，早已畅通汽轮，上至平昌，下至三江；河里木船、帆船、划子、木筏往来穿梭。公路、基耕道可通达各村各队，路上客车、货车、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这个古老的乡镇，如今早已换了新的容颜。

金马山赋

■胡有琪(开江县)

城南扬蹄，金马飞鬃。
壮哉，金马山。穿越历史隧道，嘶声破空裂云，卷一地菊花，绘一幅长锦，背负文笔塔，千年觅有缘。

东与双牛为伍，牛耕马跃，鸡鸣太平。炊烟歌舞，稻香盈野。看宝石湖明珠嵌额头，把酒问青天，桃园何处有？直疑渊明醉开江，错把冯京当马凉。西有峡城把关，翠竹如枪，杜鹃布阵。云增豪气，风添虎胆。看白宝塔白帆驶云天，手指点江山，樊哙剑还亮？横刀草木皆雄兵，直向中原收牧场。左手能文，阳永泽、胡有全书画传香；右手尚武，唐在刚、徐彦刚红军留史。贝叶经曾东渡大唐，一声梵唱，落户开江，佛传新宁。李世民曾西征巴蜀，牛角长鸣，巴人为兵，李靖为将。开江人能文能武骑金马，追蝶戏春光，逐浪唱大风。开江人参天参地驾金船，临水映玄妙，观山悟大道。

悠哉，金马山。观男男女女皆顽童，处东西南北皆游园。手挽桃花行，千山皆情郎。杜鹃花抬轿，悠然上南山。品茗当品龙泉，骑马当骑金马。名如云利如风，登山名利一身轻。财如土富如爵，俯视财富百年健。仁者长寿，孝字传家。朝临金马山北览，开江尽在彩霞中。暮下金马山西望，天女散花驾祥云。松涛谈古论今，仙鹤手舞足蹈。人不分胖瘦，来者是仙。花不论贵贱，乐者当留。放无数风筝竞长空，点一柱心香祈丰年。左有圆井眼，滋心润肺；右有方井眼，澄心宁神。黑宝塔显灵镇妖，白宝塔通神驱邪。多少往事大浪淘沙，只留传说一地芬芳。

美哉，金马山。开江密钥，新宁宝藏。好山出好水，人俊出人杰。携手凤凰山，比肩真佛山。金山寺佛音频传，金马山诗韵风扬。金山文本本一脉，左风右凰是一家。集宝塔坝之灵气，聚新宁河之仙扬；开二库，润八乡，开江龙吐珠；植橄榄，培银杏，开江风展翅。湖光山色美，唯我开江。孝风仁德扬，唯我金马。一喜，风物更新，还看今朝，两河治理展如画长廊；二欢，山川变法，时逢盛世，广厦林立万马奔腾。当代大禹出开江，当代愚公在开江。登临金马山愉悦，放马南山胸宽阔。

胡子曰：金马山神韵永存，开江人精神永在。日沉浮，不减风华。月浮浮，不增虚荣。金马山巍巍，金马山悠悠。力托开江，诗话开江。开江妙相庄严，诚为佛造；金马神骏非凡，斯为神铸。
开江风流，金马吹吹。金马千古，众口皆碑！
注：金马山，俗称“金马儿”。地处开江县城南，东邻“双牛山”，西望“峨城山”。现为开江县人追求健康的天然氧吧休闲长廊，实为开江县的“凤凰山”。

罗家坝：风从远古吹来



罗家坝遗址部分出土文物

■王兴寨/文

行走在罗家坝巴人文化遗址，一阵阵远古巴人氣息的风仿佛向我们吹来。我们的脚下满目皆是饱含历史韵味的泥土。它们以一种宽广地胸怀向外展开，一直延伸到罗家坝遗址的四周。就在这块土地里，掩盖着一个个古老巴人的灵魂。遗址上面几棵高大的树木千百年守护着先民的魂儿。一条环形的护城河把罗家坝悄然包围着，日夜呵护那些巴国先民们曾有过的荣耀与梦想。河水轻轻拍打着河岸，仿佛在向后人们讲述巴国先民们在这一片开阔地带着过田园牧歌的生活。他们猎渔农耕，制陶纺纱，作坊酿酒，采桑养蚕。农耕文明改变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优质的稻米被制成脂肪，巴族女子在战争间隙，展示着她们短暂的美丽。如血的残阳在河面上闪着金色光芒。是的，很巧，正是斜阳

晚照，此时的心情和光影都适合与古老的巴人作无声的对话。

“这就是神秘古老的巴国”？自1999年罗家坝遗址第一次发掘后，古代巴人主要生活区域被重新定义，即北至秦岭大巴山南麓，东至湘西、鄂西(含三峡)，西至嘉陵江流域。然而，4000多年前就活跃在历史舞台，2000多年前突然消失，古代巴人所留给后世的谜团，依旧无法破解。那些农作物下面2至3米深的土堆里仍然掩藏着巴人生活用过的陶器、铜器和巴人骨骸。诗意的阳光照耀在这些布满灰尘的物件上，给人产生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风从一座山梁飞向另一座山梁。它们从来不在裸露的地表上歇脚，喜欢钻进遗址四周那些不大不小的树丛里，将新生的树叶摇曳得咏咏作响。偶尔，风吹起脚下的谷粒和迷失方向的花蝴蝶，将这些散落在树木丛中之后，一振翅，

初夏之夜(四章)

■符纯云(宣汉县)

倾听雨声

雨是夏夜的衍生物，总是在黑暗的襁褓中降生。

那一串串细密的雨丝，就是季节纳在大地外衣上的针线。

雨点争先恐后行走在路上。经过窗外的时候，我看见它们提着闪电的火把，将兴奋的雷声背在背上。

在这个夏夜，雨声多么急促和明亮：将尘埃的浮躁抚慰，将青草的张望安顿，将大地的激情引发，将河流的贫瘠改变……

已经是一千次了，我这样躲藏于黑暗的背后，把多余的笔墨扔掉，静听着勤奋的雨声，在窗外为我完成从容而激情的写作。

遐想山村

山那边还是山，就像夜的背后还是夜一样。一个山村被我收藏。在白天，它会不动声色地躲在暗处，然而在黑夜，它马上就现出身来，一下子将我的内心填满。

初夏之夜，山村一定醒着。那些麦子都

会在碾场上露出健康饱满的身体，然后进入期待已久的粮仓。刚刚移栽的秧苗在田里辗转反侧，它们的饥渴令一个山村也整夜整夜地难以入睡。

谁，扛着一把锄头行进于崎岖而黑暗的山间？将一股细微的溪水沿艰难的过程引来，让成长的秧苗将山村瘦小的希望延伸。

怀抱露水而眠的人，一定是憨厚的父亲或瘦小的娘。

守水的间歇，他们站着入眠。在干旱的日子，只要有一滴清凉的露水，就会打湿他们梦中的笑容。

火把亮了

一个没有月光的夏夜，我走在老家的山路上。

一个用枯枝做成的火把，旺旺的燃烧着，照亮了崎岖的山道，也照亮我已蒙尘的、久违的心跳。

原本静寂的山野，终于恢复热闹的场景。一支火把打开它朴实、生动的内心。

停伫枝头的鸟儿，睡么么安详与真实；放声歌唱的昆虫，隐形于夜的幕后，正激情演绎一场嘹亮、盛大的交响乐；

一滴自天地间慢慢聚拢的露珠，吸纳天地灵气。完整的灵魂之外，娇柔的面孔吹弹得破；

善解人意的松涛，不失时机地欢跃起来，与人的心潮一道起伏……

今夜，火把在我手中，只为照亮回家的路，却不经意帮我拾回一串失落已久的真情怀念。

雨夜布谷

我听见布谷声声，将一个被雷声撕裂的雨夜缝补。

多么倔强的布谷，单调的歌唱一路填满季节的空白。

岁月的打更手，准确的更鼓响起来：花儿开了，草儿绿了，河流肥了！

天空将舒畅的心情挂在高处；大地将忧伤的怀念藏在内心。

一场夜雨被布谷唤来。在久旱的土地，那么多焦渴的嘴唇都在感受畅快淋漓的亲吻，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开始了生命的征途。

不知何时，布谷开始隐藏，我相信，它仍然躲藏在农事的纵深处，仍然对季节进行着最直接、最精确的见证。

走在乡村的小路上

■黄飞(达县)

在乡镇工作，出了场镇，一抬腿就能踩着原汁原味的乡村，只因沉浮世事、无心救赎世俗的心灵，闲来无事也不曾越校园一步。偶有朋友提及，外边风景也好，我又想起“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的诗句。出去走走，或许能使身心愉悦，超然物我，心灵不会迷路。

真正成行，已是五月。朋友数人沿了公路慢行，两侧的道旁树，蒙尘太久，灰垢覆面，毫无绿意可言，一如我的心情，只会平添沧桑之感、无以释怀。来到小路纵横之处，有朋友问，是继续公路还是另择小路？大家似乎都是没有任何异议，选择了小路。

我们走的是一条铺满片石的乡村小道，刀锋笔立、杂草伴生。慢步徐行，脚底仍感隐隐作痛。大家兴致不减，谈笑风生，随手摘了绿叶，横放嘴边，若吮生活

甘甜、品生命意蕴。我如脱笼之鹤，顿感神清气爽、心明如镜。放眼四望，大块大块的绿，那是秀色可餐的山林；镶嵌其间一笔紧压一笔的黄，那是泛着嫩香的小麦和油菜；还有明镜似的水田，倒影着瓦蓝的天幕，农民，这些乡村画手在田里点上行行墨绿，那是早插的秧苗……行进间，逐渐忘却自我，只觉身在山间，我已化为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幻影迭起，“宠辱偕忘”的范仲淹、“山水之乐”的欧阳修，从脑际闪出，与我同行。

声声布谷催农事，虫鸣一片似梵音。不远处有村姑背了金灿灿的麦穗，莫不是梵高遗下的色彩厚重的油画？目光走远，还有写意的水田、犁者耕耘的国画。看到如此诗意的劳作画卷，我又想起“一生思破红尘路，剑藏轩轩隐迷踪”的隐士，虽无须思破红尘，也无剑隐藏于轩轩，可我否定隐者消极遁世的同时，更赞退居山林、采菊东篱的

不为红尘所扰、自求心静。渐行渐远，常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农民，他们一身泥香，全无我者的多愁善感抑或老成世故，抹去额头的汗水，提起敞胸的衣襟扇风，报以我们点头一笑。我怀疑他们才是真正的隐者，既有今人的直面社会与人生，又有古代隐者的洒脱与淡泊。

到了矮桥，大家小憩，问一农妇前面还有多远，她说，路就到前面那户人家。原来是一断头小路。我们收获不小，已经知足，脸上并无悲色。我甚至庆幸没有错过此路。路虽难行，并不漫长，却能醉我视听、清我志、明我思想。

行进在乡村小路上，如履不俗的人生。人生虽也短暂，充满艰辛，只要行者放下那些世俗的杂念，领略人生的美景，拾捡闲适的心情，你就是一个积极而不避世的智者，你的人生就叫“无悔”，我的人生就叫“精彩”。



石桥老街

（唐富雄摄）



罗家坝

拥有自己的秘密。在不断的冥想玄思中，你会惊讶地发现，你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唤醒那个久远的岁月，那些巴人们在你的思想里复活了，他给你讲述的，是你无法用现代语言去描述的语法体系，还有那“巴蜀图语”的印章、青铜兵器及陶器。传说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灭掉川西蜀国后挥师剑门关，直取长江中游的巴国，几个月后，被逐到嘉陵江流域的巴国无声地灭亡了。也许，巴人在战争失利后被赶到罗家坝一带，最后在这里归于消亡。至今，在宣汉县的大山深处还生活着不少土家族人，他们头包白帕、穿花边衣服、大块吃肉、住吊脚楼的生活习俗，以及跳摆手舞、唱篝火秧歌等娱乐形式，据称就是古代巴人的遗风。

也许巴人将数量惊人的秘密就埋藏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他们没有像历史上的王朝那样将自己高大的陵墓露出地面，而是将自己深埋黄土。难道这是巴国先民们有意为之？他让我们时常发出无端的幻想——我们生命的起点，或许来自幽深历史中的某孔暗窟。那儿没有任何光亮，却长久地支配着我们生命的走向，也许生命就在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与现实的连级里，走向完美，走向圣洁……

巴渠风物

爱情随想录

■胡治中(达州市)

在那个正眼瞧女人一眼也要斗私批修也要狠斗私心杂念一闪现也要怀疑有无肮脏的灵魂和动机的荒唐岁月，我们在校园相识了，从此开始了秘密地接触。

对于耍朋友，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懂得怎样谈恋爱，没有人愿意教我们。老师在课堂上讲了很多有用的或没用的知识，却从来不跟我们讲怎样谈恋爱。他们都是过来人，肯定懂得这些东西，可他们从来都不说，可见他们的自私，他们真不够朋友。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像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那样，在黑暗中痛苦地摸索着，不仅我和她，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也在黑暗中痛苦地摸索着。

毕业那年的暑假，有一天，女友通知我去她家参加面试。虽然我和女友早已心相印，但还没有通过组织考察，心里还是有些虑场合的。在众人虎视眈眈的逼视下，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提问，诸如：忠于家庭，服从老婆，永不叛变，工资实行收支两条线，不得私设小金库等。担任主考官的未来的岳父满意地点了点头，女友脸上早已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顷刻间，女友便取得了未来几十年的领导权、指挥权和财政大权。我犹如签定了《南京条约》，虽然觉得不平等，但以“无妻徒刑”换来“有妻徒刑”，多少慰藉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迫不及待地咽下婚后的苦酒后，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有人笑说，饱汉哪知饿汉饥。其实婚姻就是围城外的人拼命想进围城，进了围城的人则千方百计想逃出围城。

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和妻一道上街一道逛商场。她不是嫌我走快了就是嫌我没有紧跟她，她一边迈着花影碎步昂首挺胸笑靥如花地迎接路人目光的洗礼，一边用凶神恶煞的眼神紧盯着我，看我是否东张西望偷看路边的美女随时准备挽救一个失足青年於悬崖深渊之既倒。有时我故意和她拉开间距，可是她的眼神就立刻像小李飞刀一样在我身上镖来镖去，让我随时感觉自己在刀光剑影下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把持不住着了路边美女的媚笑功或勾魂大法。而那又是最耗内力的，倘若定力不够着了道儿，回家后，至少被妻用恶狠狠的目光枪毙半个小时，然后才用最尖酸刻薄的语言把我搞得体无完肤无地自容如丧考妣她才罢休。

妻经常唉声叹气，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以至于把一个清纯少女折腾成了人面黄花的半老徐娘。尽管我反复提醒她城里的狗屎好找牛屎难寻是稀有之物是培养鲜花最好的肥料，可她是不听。

当年身后有着无数追求者的她是那么地骄傲，可是她最终在那么多男人焦灼的目光中嫁给了还未出落成良驹白马的我，至今也不是，心中自然是有些失落有些怨伤的。可是那时她家庭是十分地看好我。虽然我是正宗的农家子弟，父亲也当过生产队记工员一类的小官，级别和队上的弼猪温差不多。可是却有中共正式党员的光环罩着。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如果家庭成分偏高属于统战属于团结对象，其中若有一个中共党员，那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何况我那一米八几的个子，又是当兵出身，足以震慑那些小混混和江湖的下三滥，当她的保镖，自然是十分安全的事情。

婚后不久的一天，她的闺中好友玛丽来看她，后面跟着玛丽的男友，属于先上车后买票的那种。看见我和妻亲昵的样子，玛丽立刻杀气腾腾地将她男友赶走，说是未成年人不宜看这类生活片。她先像审视外星人一样把我和妻盯了半天，然后张牙舞爪地开始她的狂妄滥炸，犹如生产队开批斗会，旁人是插不上嘴的。此时，我不仅同情她的男友起来，此后的几十年，他便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如果他想活下去又不自宫的话。

一位哲人说过：该犯错误的年龄不犯错误，那是最大的错误；犯了错误，至少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爱情就是爱情，其实与道德没有多大关系，吃着碗里想着锅里，至少能成就一个梦想；如果没有梦想，那是没有遇到更好的，如此而已。

